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三

宋 童宗說 張敦頤 潘緯 音釋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錡

魚倚切  
李錡也

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

即位三年

憲宗元和  
二年也

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

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

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  
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  
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越  
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

前漢年表設左官之律無幾盜就

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  
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  
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  
為之詩然後慊於內慷慨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衡

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  
馬一作言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南承嗣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

越語王令軍孤子寡婦疾疚貧病者納官其子注官仕也

仕其子而教之

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

漢武太初元年初置羽林

騎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

國家寵先中丞

承嗣父御史中丞南

霽雲死節睢陽

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

承嗣七歲以父

死節即授婺州別駕歷刺施涪二州成童八歲以上

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

尉印

張云班彪北征賦弔尉印於朝那注云  
匈奴入邊殺尉印尉官也印名也

音昂以不勝任

陷匈奴

而子單侯于鋗

印之子單以父力戰死事封鋗侯

濟北相韓千

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

西漢功臣表韓

延年以其父千秋擊

南越死事封成安侯

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

始由施州為涪州

涪音淳

扞蜀道勦寇

勦其

京切畫不釋刃夜

不釋甲曰我忠烈肩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肩也

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贏縮

受譴茲郡

永貞元年西川劉闢反承嗣以無備謫永州

凡二歲朝廷建大本

貞萬邦

元和四年閏三月立鄧王寧為太子

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徙涪

州家聲之大裕盡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離於文離合也文謂合於詔令也其往也獨往一作佐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

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

一本無之  
任二字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游飲食之游音虎水涯也飲食並去聲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若汝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急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急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

於家受若直急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  
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  
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違于理者得不恐  
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  
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  
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  
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授序

薛巽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

憤音懟

房吻切列於上憩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

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

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

薛

始佐河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長子舉謨及薰溪以罪聞冀坐貶

不戚於貌不愧於心

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

澤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更

於朗

朗州名即鼎州

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

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

灘水

離力  
支切

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

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

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

屑為吏噫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于當尉畿縣今

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

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  
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己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  
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  
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嚴震之子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  
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  
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沖退之志

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脩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  
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鏘乎光于四體之不

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勲力盈于旂常  
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殷邦坤隅柄是文武謂嚴震  
武也殷丁

練切若子者生而有黼纊梁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

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候其門有亞夫之

棨戟焉

棨戟禮切漢以棨戟代斧鉞

中人處之不能無

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托於布衣韋

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

嚴公貞元五年登第  
兄公弼

以及於

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

引愚內証撝謙如此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

是文行之達者

一本無字

若高陽齊據者皆賦命余序引

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論于右簡

論字一作編  
竊獲本作編

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元公瑾

周乎志者窮躉不能變其操

躉音致

周乎藝者屈抑不能

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側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蹟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倉忽切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脩志增藝懼其沈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

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吳越春秋越王使歐冶鑄劍三魚腸豪曹湛盧又越王句踐有寶劍五純鉤湛盧鏃鋤豪曹巨闕也患不得犀兕而剝之剝旨充也又之切細剖轉切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

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

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

絲綸不屬切

之欲喙甚直

一本喙上有一本喙字

嗜有美餌者

一本嗜作懷字

下無而而歛望獲魚之幕

歛古穴切窮瑞切

則善取者皆指而笑

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

捧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為文無

謬悠迂誣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

齊映也

接禮加等嘗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

笈音及又

極嘵切負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書箱也

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躡躅不振豈其直鈎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邪若卒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胷何然吾聞焚舟而克秦孟手劍而盟者公羊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

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

左僖二十三年孟明曰三年將

拜君賜 刷壓境之恥

公羊僖十三年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

無乃果於是

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勉自固植以遠子之欲姑使  
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中丁仲功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崔策字子符  
崔簡之弟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  
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  
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

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又舉一本  
之作文學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

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遷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音懈按崔君權立志出刺連永二州未至永而

連之人憇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仁一本作孝如是

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鑄礪之事注見前送豆盧膺序空於耳而荒於心崔

子幸來而親余親一作覲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

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  
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  
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覩之一  
而隱  
而未見曠乎遠而有榮者也曠他襄切  
日無光也今茲歲在鶉首  
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貞元七年辛未歲在鶉首至九  
年癸酉子厚遂登第酉與辰合  
壽星屬  
辰也 僕時悒然遲之悒音邑  
憂也 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

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  
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  
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  
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  
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  
一本無此二字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  
展觀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  
逃哉遲速之事則督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韋中立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

有然字非

雖士亦然若今由

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

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

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

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

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  
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

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  
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  
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一作不取有司之過也

穀梁昭公十九年句人

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  
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  
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  
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  
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畧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  
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  
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  
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也高郢備  
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會者非  
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沈沒厄困之  
士閭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

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向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畧下  
闕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一至三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 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馮敏昌

謄錄監生臣方祖益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四

宋 童宗說 張敦頤潘緯 音釋

序

送從兄稱罷選歸江淮詩序

稱一本作傳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社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柳下惠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

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

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

而闕滫瀡之養滫息有切米泔也乏庾金之畜逼迸無

成通筆力切  
逆北諍切

東轅淮湖雖欲脫絀故於胃中味道腴於

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

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

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

知善不言與嚚瘡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

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  
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  
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  
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  
相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  
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感為

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音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左莊二年再宿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

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虜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

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

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  
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  
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解序

柳解音懈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  
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一有不能字非  
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  
為禮部屬宗元為禮部員外郎登為膳部郎中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

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  
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謬人謬即戮字居南鄉後

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遇余者獨得  
解解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  
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  
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  
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解焉是  
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

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子厚舅之子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楊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

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

後漢盧植涿郡人植子毓毓子琰琰子志志子諶

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

元和姓纂盧諶子偃偃子昭昭曾孫靖靖三子景裕為齊文襄

帝師辨為周武帝師光為魏恭帝師號帝師房

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

余弟也

一本弟下有子字非

廣而不肆異而不憚孝敬忠信之道

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

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御史中丞襄行立  
為桂管觀察使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呂渭第  
四子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猝抑無

告

辨作  
沒切

以吁而憐者

吁一本作呼

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

忡

詭音怡  
中切

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

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欺紈穀幼專靖不好遊不

踐郊牧坰野

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不目

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毗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

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直一本作其其於遠且大

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

吾將通其辭于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

何如余曰志存焉有一本作好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

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

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

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燕南池序

崔  
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鰩涵太虛澹灔澦間誠游觀之佳麗

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  
樂其身于幕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  
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无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  
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  
頤而笑瞪目而倨瞪直陵文證  
一切直視也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

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  
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  
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趨

湘中趙子資切為顛頽客耶顛頽即憔悴字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一本作為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

斷然。斷魚巾切爭也。孔子世家。

不可以不更也。

更平聲

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有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錯入聲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教切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城與互同音遲

小渚也

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尊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

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

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圖南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踊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  
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  
文字以形一本  
作故形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一本無  
故字而未得

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  
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

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故字下一  
本有為字以悼時之往也余既  
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  
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  
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  
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  
初而遊乎顓氣之始間歲元克已人姓  
字也由桂下史亦謫

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夕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事克已

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

所謂牛馬之飲者

按子厚作鈍鉢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突怒偃蹇相累而下若牛馬之飲

于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  
溪

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牘不止  
于塗音遲小堵也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

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

去者住者住一本作留衆皆據石一本有位字注視歡抃以助其

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叟生

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

甚余病痞部鄙切腹內結痛潘云鄙犯並三音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

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糲遯而為密者數音溯樂記音速今則舉異是焉故

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糲遯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幕

序飲序恭晏元獻公題云  
此二篇古本或有或無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

子厚二弟宗一宗直

皆好學予病其確也

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  
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  
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  
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  
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  
者則皆慄焉惛焉標一本作標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

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易以政切遂以遠焉然則若

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慕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一本作氣不揚而志不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

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  
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  
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慕  
者故敘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五

宋 童宗說 張敦頤 潘緯 音釋

序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凌士  
雙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夔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

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

除直慮切去也

斯

蓋

大江之南

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

包山一名椒山

在震澤中震澤亦名具區即今太湖

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

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

楚大夫鍾儀囚于晉與之

琴操南音越人莊禦仕楚而病王使聽之寫作越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

本見毛詩序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敘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向上聲去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

銅鞮伯華

鞮音題晉別縣叔向兄伯華為銅鞮大夫

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

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

遺直猶義

猶一本作由字左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家語作由義

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

家語云其為人也多聞而難誣內植足以沒其世蓋銅鞮伯華

之行也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

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

韓豐弟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士

追用

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  
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嘗又著書

入字一本作續

文二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  
字

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

焜耀於後矣

焜胡本切

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

咸出租于外天水趙某

一本作信字

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

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

杜預左傳序句一本無先經以後經以六字

大易之制序卦處未然則後序

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未簡以

覲行李遂抗手而別

元注云豐之李弟泰知名與余善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

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

崔鵬字元翰

于衛尉

于邵字相門

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

婁師德武后時以撫定河

北進

納言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

謫來零陵覲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

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挿羽

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

以歡于朋徒相贊為資

資音茂博物或作貿同

相易為名有不諾

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

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妬媿

陬將侯切莊子云卑陬失色  
妬音虛又吁句切媿音俞

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

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捨之而遊渝湖江出豫

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

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

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

不能一本作少能

又無納

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  
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  
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  
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  
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  
亟下求士之詔亟去史切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  
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  
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

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  
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  
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  
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  
慊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  
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  
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  
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

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  
表爭伉乎理外伉苦良切一本作能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  
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奧試冒混亂人罕由而通  
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一本者字下有其字  
御史中丞崔公永州刺史崔能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  
來也館于燕堂饋以僕食以一本作之日合邦之學者論說

辯問貫穿上下聲

穿去聲

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

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

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

歟宗元以為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

者以為胄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

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

猶云先生也

而楊君

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

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

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

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  
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  
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  
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  
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瓊麗而罕鍾乎  
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一作內而文乎

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老子傳句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

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闊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一有而字悉取向之所以異

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

奇哀奇音羈襄與邪同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

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守一本作存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及至是邦以余道

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  
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

縣名屬零陵郡

九疑下灘水

離力之切

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

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

雲師也

馮音憑憇蜚廉

風伯

也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賈景伯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出入去

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已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景一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者作宣畢一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愔挹淫切靖也畢貫統作必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已乎非已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

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往也居不苟

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已居或以匱已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為高

其學浮圖不能應憇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  
為文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  
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  
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  
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  
異夫假託為者也薛道州劉連州要伯高文禹錫文儒之擇也  
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劉禹錫集有送僧方及謁南州柳員外詩夫  
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遊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  
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鑒齒  
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晉會稽支遁字道林與謝安字安石王羲之字逸少及孫禪許詢等遊處又桑門釋道安自北至荊州與習鑒齒相見又廬山慧遠法師送陶元亮陸脩靜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又宋桑門慧休姓湯氏與謝靈運之孫謝超宗來往與鮑昭字明遠俱善為詩由是

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

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迤紀

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

雲代二州名靈山即五臺

山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

潘云竺張六切乾音虔西土天竺國鷲音就佛經靈鷲山

乃佛聚徒說法處皆是妄想得脫其由名之解脫云

潘云解下懈切圓覺經云聲聞人具六通得入解脫凡有所傳

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祕寶作

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

筏音伐振塵網陲音垂

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

而留也天官顧公

吏部侍郎

夏官韓公

兵部侍郎

廷尉鄭

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

一本無劉  
公兩字

有安石之德逸少之

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

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

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

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

緣俞涓切

服勤聖人之教尊

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

比毗志薄必  
二切頻也

上人之往也將

統合儒釋宣滌凝滯然後蔑衣械之贈

械古得切釋典  
有衣械潘云械

訖得切衣裙也蓮經云當以  
衣械為以凡案从舍出之

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

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躅

迴一本作迴  
躅厨玉切

偉長德璉

之述作

璉音歛魏文帝時徐幹字偉長應瑞字德璉此以比燕趙魏幕僚

豈擅重千祀

哉庶欲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重一本作志字鄭志出左傳襄公三十七年

云賦詩不出鄭志

送異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永州龍興寺僧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異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

對曰吾自幼好佛

一作學

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

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

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且不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諭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潘云  
與析同析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泥去聲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

書未詳其人  
或曰鄭絅

洎孟常州

與暨同常州刺史孟簡

中書

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

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

公御史中丞柳公綽乃子厚

之叔父為湖南觀察使

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

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

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

者乎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

汪汪也

土一作士

求道者之多半天下

一有而字

一唱而大行於

遠者者一本作馬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居一  
羣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異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警余與浮圖遊  
警音紫毀也近隴西李生璉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  
曰見送元生序謂送元十八山人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  
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  
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

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李札吳王少子由余戎人後歸秦

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忽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

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  
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

潘云組音祖組者印之綴軋於黠切

則舍是其焉

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  
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  
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  
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穀與  
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  
如也

送元嵩師序

嵩胡切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  
讎。元嵩師居武陵。嵩音浩。武陵鼎州。有年數矣。與劉遊

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  
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觀近世之為釋者。一本無近字。或不

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嵩衣粗而食  
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  
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遠。遠而為近。斯

蓋釋之知道者歟

一本作大報恩十篇

七篇咸言

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訥者

王子也徒見切又音但訥縱意王子辟陋

慢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高師吾見其不違且與

儒合也元高陶氏子其上為通侯

晉陶侃

為高士為儒先

一本下有生字一本下有賢字謂晉陶潛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  
詒訥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

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叙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琛丑林切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

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

潘云

上波木

經切下而也

釋氏有涅槃

經切

涅槃為

莫極乎涅槃

經一本作道潘云涅槃乃結

切釋氏有涅槃

經云昔佛示滅於雙林樹下入般若涅槃為

女摩耶夫人說法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外尺一切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

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

義讀論悅三觀之理

潘云觀古玩切圃覓經云三種淨觀一云色受想乃觀此三空名之

三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

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俊而行之

者為空蕩而無之者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

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

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

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

子厚族人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遯而之釋背笈篋笈及業切貞書箱也潘云及入及辨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翛翛然翛音模狀物態搜伺隱隙與隙同登高遠望悽愴超忽愴楚亮切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茹蒿萍志終其

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挾

潘云  
挈女

加女居二切楚辭注擾亂也

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

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

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矯以離偶矯古顯古二切

紓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一有也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

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

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

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恚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

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

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僕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  
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  
迷濁世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  
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  
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  
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  
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  
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

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  
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  
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  
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  
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  
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  
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  
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革

左傳

僖公三十年秦師伐鄭鄭商人

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也魯侯之贈後吳鼎

襄公十九

年公享晉六師贈荀偃東帛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今錢詩之重皆衆吳鼎也

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六

宋 童宗說 張敦頤 潘緯 音釋

記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

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

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箕箒綴兆之數箕音荀懸鼓者橫曰箕綴曰庚綴謂舞者行列

連綴兆謂位外之營兆

潘云綴丁劣丁外二切必具于庭內樽彝罍洗音俎豆酰筭之器酰側眼切筭古雅切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役一本作爻

潘云爻音珠咸引數其

實引數一本

設華朴于堂下以修官刑

潘云華止榮切  
策也朴普木切

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  
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  
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

燔音煩瘞  
於例切

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

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

宮御廩之實

乾梁桓十四年向東而納之  
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畢備而聽命

馬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

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

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

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夏楚之政令

潘云復古雅切楚即荆也二者所以朴撻

犯禮者 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

音渺末也 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

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

賀秘書由是為博士

賀知章

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

歸崇

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

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

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

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

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

一云同祖於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貞元九年同中第

與歐陽生同

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

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

縣屬京兆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

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  
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  
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  
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  
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  
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麇之地麇與邰同音台秦作四十一縣麋  
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稷州已而復縣其土  
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潘云墳扶云切衍音演水涯曰墳下平曰衍

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

潘云秬渠與切黑  
泰也秬音不又孚

鄙芳婦二切黑泰二釋二禾也藿而  
郭切菽升六切大豆也潘本藿作荳

其人善樹藝其俗

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

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

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

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壇理之大人

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

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

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為之記云

藍屋縣新食堂記

藍屋音朝  
室屬京兆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圯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群事離散而不屬之欲切達也凡其官僚罕或覲

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齋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羨延而切月

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籩豆靜嘉一作樽俎燔炮烹飪首稔與班同益以

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  
來古也

晉語悼公使魏絳反後與之禮食

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

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

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行焉而和

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

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

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于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闐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

武元  
衡

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

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

書之

子厚為監察御史也

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

有以敬于事

###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

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

一作入覲于關則皆重足

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

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  
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  
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  
蒲津自瀉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  
關自長安至于盩厔音軒室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  
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  
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  
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

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  
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  
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  
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

傳音轉

其飲飫餼饋

董云飫於據切食多餼也按諸韻字當作餼

咸出於豐給繕完築

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

潘云

子智切於是出納奇贏之數

潘云奇音屬一音如字  
贏音盈謂錢餘物也

勾

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

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戶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調徒  
弔切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

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

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

謂廣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

府部州以十數其大

小之戎號令之用

今一本作名

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

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

則統于押番舶使

舶音白大舟也

內之幅員萬里以就秩拱王

稽

一本作執秩拱稽按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注執秩主爵秩之官又吳語擁鐸拱稽注拱

執也稽計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

一本外字下有境字以譯兵名稽

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

一本合字  
下有外字以治于廣州

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  
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

治也閑閣階序

閑音汗

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

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

扶風公廉廣州

元和八年御史大夫扶風郡公馬總為嶺南節度使

且專二使增

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

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隅

子侯切隅也

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

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興庫仄庭廡下陋日

未及晡

一本作易

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

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

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

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

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

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

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蓋其闢伐山浮海農賈拱

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貳

纛

幢一作種傳江切

金節

析羽旂旗旗旂咸飾于下鼓以鼗晉

周禮

鼗鼓長八尺

晉鼓長六尺六寸金以鐸銕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

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羈衣胡夷蠻蠻睢盱就列

者

羈音計織毛布羈音但睢大佳切

千人以上劍弋體節燔烹胾炙羽

鱗狸互之物

胾側史切大鬻炎之夜切狸莫皆切周禮籠人注互物謂有甲狸物龜鼈之屬自狸

伏於泥

沉泛醍盃之齊

醍音醴盃於浪切齊才詣切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

中者

齊三日益齊四五日  
提齊五日沈齊

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禊

擊吹鼓之音

撃先結切亦作  
戛吹尺瑞切

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

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

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

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

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

左傳宣公三年  
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  
對不與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

前漢本傳云

猶

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

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以

一本下  
有云字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

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

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

一本作邸同朝宿之舍在京師者請才性坊漢律春曰朝秋

曰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

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羌虜之猶

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張獻甫俾其建節剖符

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

院弘我舊制

一本作規

高其閭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

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

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

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

而上謁

賁音奔

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

傳遽之後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

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厯闈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

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閨而不間轍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會朗寧之能政也朗一本作邠惟公端明而

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

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

設險一本  
作為敵

茂功溢于太常

茂一本

本作成

烈動于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

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子之都故禮不

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

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

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璣兼  
御史大夫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五年嗣天子

順宗

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

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

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

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

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

西一本作四

密以刊山導江之

事

一本密作私一本  
以字下有公字

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

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本無患二字

曰

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

一本無土字

吾能知之自長舉

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恆于成州

恆即抵字

過栗亭川踰寶井

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

窮冬雨雪

一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

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

踏音副又四候切藁也

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

相藉物故餌夫畢力

餌音運說文野饋曰餌

守卒延頸噭噭之聲

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

而一本作之

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

山篤功

篤即又切

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鹽

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

畚音本

易甚朽壤乃闢乃

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

湍悍

殺所界切哀小之也  
湍悍一本作水怒

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

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

一瞬音舜既會既遠淡為安流蒸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

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

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

器備甚殫饑餕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注大死曰札  
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死

徒充路徒當作從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

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

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贖  
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傅館是飾旅

忘其歸杠梁以成

杠梁橋也

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

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

人一本作方

而百役已就且

我西鄙之職官

一本我下更非字

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

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捐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

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

如此其大也

一本無宣字

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

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

矣一本作馬左傳昭公元年臺駘宣汾洮障大澤帝

用嘉之封諸汾川又禮記祭法篇冥勤其官而水死潘云障通作鄭壅也

西門遺利史遷興

歎

前漢溝洫志史遷曰鄴田惡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

白圭壑隣孟子不

與

孟告子下

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

可益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

一本作賢之興而愚之廢復之為是循之為非

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

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

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恥且誣

恥即名字桂之中嶺而邑

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  
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  
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  
者欲迴其途迴去聲故塞之遵曰是非愬且誣歟賢者之  
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叶厥  
謀一本無下羣字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居  
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一本無是以二字  
用賢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

徒也爲之記云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七

宋 童宗說 張敦頤 潘緯 音釋

記一本作  
記亭池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一本州字下有  
楊中丞作四字

弘農公刺潭三年

楊憑虢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因東泉

為池環之九里

一本作  
二里

丘陵林麓距其涯互島洲渚交

其中

垣音遲  
與城同

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

玦古  
穴切池

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一本而字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艤糜艦戶艤切 戰船與波上下就之

顛倒萬物遠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槠音諸被之萎茨芙蕖

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率所類切 謂方鎮所辟也貢之澤宮

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莊子文子莫不總統以至虛

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據幽發粹

據抽居切

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一本州字下有  
卷中丞作四字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署州署也水之灕音離中曰訾氏之洲訾即移切姓也一音紫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元和十二年裴行立徙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

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

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

觀望攸長

攸一本作悠

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毗移于閒壤

閒音閑伐惡木荆與草

荆扶力切研也

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

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聳嵐含暉

旋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

倏音叔互

以為飛舞奔

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

周禮夜考之極星相息亮功

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

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巒灘  
山舍龍宮舍一本作涵昔之所大蓄在亭內亭一本作是日出扶

桑雲飛蒼梧海霞嵒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  
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  
迴合遂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並古仙人名接於物外則凡

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  
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于深山窮谷  
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闕

閩

潘云音環清市牆  
曰閩市門曰閩

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

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須博物辨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觀環姑  
回切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一本州字下有  
柳中丞作四字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

構櫨節棁之華

構華碧切又音搏柱也櫨音盧柱上拼也節栱也棁音拙梁上樑不斲

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離碧山為屏風昭其儉

也是山崒然起于莽蒼之中

崒悲恤切潘云崒蒼沒切莽母黨切蒼士蕩切莊子野之色

馳奔雲轟初六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

將侯切隅

也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

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

微

音

叫周王之馬跡不至

左傳周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謝公之

履齒不及

履一本作屐謝靈運事

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

辛卯我仲兄

子厚從兄柳  
寬字存諒

以方牧之命試于邦夫其

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

北山以寄勝槩迺墮迺塗

墮許氣切  
仰塗也

作我攸宇於是不

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

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

極一本作椒  
椒山頂也

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

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

王義之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

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一本州字下有  
韋使君三字

將為穹谷

有賦  
嶧崿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

童云嶧五男告男五咸三切嶧巖也魏都

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

其始度土者

度待

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

于一本作乎

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

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  
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  
蠲之濶如劉濶  
柳三音既焚既醜山宜  
切奇勢迭出清濁辨質

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紓餘怪  
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迤堆阜  
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  
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  
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內一本作外譙門  
謂門上為高樓以

望也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

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一作屋漏以為二千石楷

法

永州萬石亭記

一本州下有  
崔中丞三字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

崔能也

來莅永州間日

間一本作百

登

城北墉臨于荒野聚翳之隙

董云叢俗書作藂

見怪石特出度

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與欹仄以

入

仄一本作側同

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

怒者虎闢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

抉一決古穴二切呀虛加

切搜其根則蹄股交峙

股一本作肱

環行卒愕

卒七後切一本作愕目

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壞翦焚榛蕪

於廢切荒蕪

也與穢同 決滯

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

泓烏宏切  
渟音亭

若

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

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披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

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

唐氏曰攢  
當作嶒在

官切嶧  
屹小山與山無窮明日州邑盡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

是州茲是野眉龍齒鯢

龍眉黑白雜也  
鯢音倪

齒落更生細者壽微也

未嘗知

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

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

董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盈一本作贏贏過也然而有道之士咸恨

崔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

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

前漢石奮及其四子皆二十石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

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

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

出石中沮洳汚塗

潘云沮子須切洳如預切漸濕也

羣畜食馬牆藩以

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

聞荆楚間潭部舉之

潭部謂湖南觀察使

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尤

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

歌逋租匿役脊月辦理

辨音

宿蠹藏奸披露首服

首音狩

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

耳不聞鼙鼓之召

鼙音臯周禮以鼙鼓鼓役事潘本作鼙鼓鼙徒宗切鼓聲也

雞豚

糗醑糗丘救許九二切然米麥也醑思呂切醕酒也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

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

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

為池

拗於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聚峯瓏瓈蕭條

潘云諸韻無此

壇字溫公注楊子雲賦盧紅切壇音零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

廣闊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莘不蓄而富伐木墜

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  
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  
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  
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誌謀野而獲左襄三十一年鄭  
裨誌能謀謀於野

則獲謀於  
邑則否

宓子彈琴而理

宓子  
賤

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  
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  
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

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七